悅齋文鈔

悅齋文鈔卷五

宋　金華　唐仲友

九州十二州說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山原州原註舊圖云帝嚳創制九州經州既無明文名號疆域難以臆斷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禹貢之書是也商因於夏無所變更原註書云纘禹舊服詩云宅殷土芒芒禹敷下土方皆因夏也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之地以為幽幷原註按山川幽得青地青得豫地兗得徐地今之疆界存其大略耳禹之五服方五千里周自鎮服而內方五千里此三代九州疆界道里之大略也舜典註謂治水之後分為十二州舊圖謂舜以冀州闊大分為十二州皆恐不然蓋舜攝位之初乃歷試之三年禹方治水耳以是知漢志之說可用至禹治水功成禹貢之書止於九州不應以十二州分疆而以九州作貢先儒所疑不過舜格文祖後咨十二牧猶以為十二州耳曾不知初

以土壤斷絕分十二州因置十有二牧後雖別九州而以十二牧總諸侯理無相悖蓋以已命爲牧者無可廢之理至禹貢金九牧則復九州之故矣況舜都與堯同在冀州無以其關大分州之理周之併梁於雍則以廣王畿而析冀爲幽并則以都在雍豫舊圖說後儒以周制度舜非事實當從班固漢志爲是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合說者以爲殷制然終無考亦難遽信姑存之以傳疑

九畿說

舜命禹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不在五服之內則與九州之法實同無毫釐之差學者惑於五百里之說謂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夷鎮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謂周之境廣於禹貢五百里雖稍異於鄭氏亦未盡知禹貢也若如諸說則不惟不與禹貢合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公謀父周人也不言五服何哉蓋九州五服一也自禹貢一

面言之率五百里限周禮以二面言之率以二百五十里爲限則自
鎭畿而內二畿而當一服與禹成五服至於五千無纖毫牴牾者周
公祭公之說亦不待釋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卽所謂東漸西
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非地域止於此也
夷鎭尙在九州之內以其荒服使之終王各贄所寶同於蕃國行人
之言與周官六服合矣不謂夷鎭卽在九州之外也然則商制如何
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邦畿至四海知其與
禹貢周禮同制也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中舉來
享外舉來王知其與祭公之言合也況作康誥之初周禮未制已言
侯甸男邦采衞則周因商禮其可知矣然則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
州方千里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說者謂商之制有說乎曰
王制漢文帝博士所作自春秋而降四夷交侵中國之境土狹矣王
制採六經而作欲行諸當時此乃據所見境土言之豈商制哉方五
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況禹貢五服自侯服

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別與周九畿何異哉

司徒建王國說

王畿方千里面五百里王城之內謂之國中廛里任焉六鄉之民所居也其賦曰邦中之賦五十里爲近郊鄉田之外場圃宅田士田賈田任焉百里爲遠郊鄉田之外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焉其賦曰四郊之賦其獄則鄉士治之二百里爲甸六遂任焉餘爲公邑其賦曰邦甸之賦遂獄在四郊遂士治之鄉遂皆出軍乘馬之法始於公邑以甸法任焉故曰邦甸公邑之獄縣士治之三百里爲稍家邑任焉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家稍之賦稍側皆小稱之言采地之小者也四百里爲縣小都任焉卿與王子弟之疏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邦縣之賦五百里爲畺大都任焉公與王子弟之親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邦都之賦邦家之獄方士治之三等采地之餘皆爲公邑孟子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卿受地視伯大夫受地視子男此家稍小都大都之等差也受地不得視司徒邦國之封

疆視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田而已都鄙制以室數而出賦以邱乘則采地之大者其民不過六萬夫其兵不過百乘較之外諸侯其勢相什自稍至都近者愈小遠者愈大防微杜漸之意深矣禹貢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率以百里爲差此王畿出賦輕重之法也郊有遠近以別任地之征都有小大以明采地之等曰四郊以見四面相似曰家削以別公邑小都曰縣合縣而成都大都曰畺在國之境也自公邑至於大都通謂之都鄙兼君子野人所居而言之也

司徒建國與武成分土孟子班祿異同說

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及孟子班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强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

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馬司徒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邦不思百里之地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尙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卿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又於何給之尙未言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朝之朝貢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

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地方千里者爲兵車萬有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

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而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實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
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
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
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
衞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
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
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
稅之數男通五十里是大國貢輕而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
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也九等自不
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
既不通司農又倒置之輕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其强也豈所謂裒
多益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
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列卑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
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

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爲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所當然烏在其爲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爲正然王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爲列卑貢重與

職方氏七伯當爲十一伯註說爲是秦氏蕙田曰唐氏以百里不足爲公侯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爲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馬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出而以爲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釋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遂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註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

建極說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極而建用皇極其責在君均有是中性不得爲異覺有先後性不得爲同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而不同性之所無不可強也盡性者聖復性者賢建用皇極者善民之習而復其性也復能使之近不能使之同故皇極一而建用之道三也三者何建吾之極而五福萃於吾身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雖不能家至戶曉而有是極者咸得於觀感故曰用敷錫厥庶民民之性明而易覺者咸復其性以保其極雖不待親接於都會而其錫君多矣故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之謂建此易之觀也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皇極其有極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錫汝保極也然民之性雖明而易覺者鮮有中人焉非建極之所能感長善救失有待於好惡榮辱之際則作極不可已也極不作則失其常心以爲淫朋比德者中人所不免也故必待於作極而後無有天下莫多於中人而其可上可下時未定也故因材而篤其事至詳未爲而有猷已謀而有爲已爲而有守其是否之

際不可不念也雖未協於極亦不罹於咎是可教也受而誘進之可也雖未見其能行而有好德之言福而勸之彼固樂於行其言矣然煢獨之言易卑而難達高明反是虐畏之不審則非所以作極有以言取人以人廢言之失矣至於有能有爲則能行之異於言之者矣勉之使進不獨其人協於極國所賴以興也若乃正人則非止於能爲也進乎于汝極矣富之使益勸可也不能使願立於朝則棄賢之罪有所歸矣受之錫之進之富之皆所以待君子至於小人之無好德則不可錫之福過而錫之其咎大矣五者作極之目也在易之賁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作極之謂也建極者正心誠意之事也外物不干天理自見私心何自而萌作極則交物矣吾心之不戒偏陂好惡偏黨反側從而生矣戒而絕之以遵道於始由而忘之以體道於終則合天下之有極而復之無不可者作極之功至則進乎建極矣然天下不能皆中人也顓蒙之難開建之不能于汝極也作之不能歸其極也如之何使之悟則有敷

言而已道至於言末也不得已也惟順天理以廸之使知所趨向則雖未能使歸其極亦可使復其相近之性矣近天子之光相近之謂也建極而上性保焉作極而中人歸焉敷言而後覺近焉無一民之不極而建用皇極之道至矣知此則德可以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如是而受人之歸往以為天下王庶無媿哉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文王之克宅厥心建極也舜之敷奏明庶湯之德官功賞文王之遐不作人作極也舜之出納朕命湯之播告之修文王之發號施令敷言也古之聖人未有偏廢於此者而夫子亦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淵知之由求不與焉兼人故退退故進由求知之樊遲不與焉無違之告未喻而何謂之問繼發夫子誨之亦諄諄焉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夫子之門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皆建用皇極之功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何以作極為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何以敷言為此執一廢百子莫之論也觀而無貲也作極可已也貲而無咸也敷言可已也咸者兌上之卦聖人

之感人心亦必以言惟其出於誠則言發而天下和平庶民而以近天子之光不謂和平可乎而何惡於敷言哉故聖人惡夫不建而作不作而言者不惡夫建而後作作而後言者咸其輔頰舌不作而言滕口說而已豈得謂之皇極之敷言哉予欲無言建極聖人之本心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敷言聖人之不得已也旣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並行而不相悖本末精粗該貫而兩得者其惟皇極中庸之書吾厭說書者混幷紛擾而訖無所發明故詳釋之云爾

三德會極說

聖人之道皇極而已皇極之德正直而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使人皆秉彝則無往而非平康者而以三德爲哉然而人不能以皆中故德必有權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此因人而爲德之權也德不可反中故權必有道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依乎中而行權之道也有正直而剛柔輔焉有剛柔而正直成焉聖人之用剛柔豈得已哉其

思之必審其用之必當故有一世之剛柔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一事之剛柔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是也又有施之於一人者格則承之否則威之是也詎可執一而偏勝哉不執一故有剛柔不偏勝故剛柔會於極天之所以爲天聖人之所以爲聖中庸之所以爲中庸君子之所以治民所以知人所以用刑所以教人與夫大經之所以載道孔門之所以長善而救失未有能捨此者也徂征之衆方合而干羽已舞於兩階血流之戰方勝而散財發粟式閭表墓已見於未及下車之際由之瑟方見斥於聖門而遽繼以升堂之許不忮不求方以稱由之緼袍而何足以臧又以進其所未至聖人之於剛柔如天之爲天其晦明之變在於頃刻豈可常哉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爻百二十有八以陰居二以陽居五謂之中正以陰居五以陽居二謂之得中而三德之理著矣卦以爲時爻以爲人其爲變無方要以中而爲主則會於極之義也後之爲治者曰吾以剛或曰吾以柔言治者曰今世當以剛或曰當以柔是徒知德之不可執一而

不知偏勝之失無異於執一者故論爲治之德而至於箕子之三德無餘蘊矣剛柔之德不必至於福威雖顰笑抑揚之間而剛柔著矣至於福威則剛柔之實也故必君而後可以專之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可以詔而已作之則惟辟而已曰威福足矣而又曰惟辟玉食何也蓋人主之失權皆自失禮始權者人主之所共愛而禮之所寓常若不足愛會不知禮一失而權從之矣故繁纓曲縣似不足較而夫子深惜之於于奚者慮夫禮一失而權從之也二執戈者前則楚公子圍之爲君人皆知之矣改玉改行玉食可以假人哉齊之將爲田氏也晏子謂惟禮可以已之亦是意也故玉食不以假人則福威惟辟矣福威惟辟則剛可得而沈潛柔可得而高明矣剛而沈潛柔而高明則彊弗友燮友皆歸於平康而剛柔會於極矣會於極則烏覩所謂剛柔者哉故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畢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此非無剛柔者也善用剛柔而會於極者也夔之典樂臯陶之言知人無其失而有其濟皆會於

極而已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商之所以亦克用勸也歟

五行五事庶徵感通說

天人分際之說聖人之訓甚明諸儒汨之使洪範五行五事庶徵感通之理鬱而不彰甚可歎也天地之與人其勢遼絕而不通其所以相爲感召者惟一氣耳一氣播而爲五行降而在人爲五事五行之氣流行上下而爲庶徵然則人之感動乎天天之以行與事示人者其能舍是三者乎天非屑屑以是應人人非區區以是感天同稟乎一氣機緘之相關此動而彼隨桴鼓未足喻其速也三與八合而成木在人爲貌曲直之象也木之化爲雨故貌之休咎雨實應之四與九合而成金在人爲言聲音之象也金之化爲暘故言之休咎暘實應之二與七合而成火在人爲視火明外景離之象也火之化爲燠故視之休咎燠實應之一與六合而成水在人爲聽水明內景坎之象也水之化爲寒故聽之休咎寒實應之天五生土在人爲思土之

化爲風土者金木水火之所生也思者視聽言動之所資也風者雨暘寒燠之所待也故思之休咎風實應之別而言之曰行曰事曰徵合而言之同出乎一機其能不相通相應若合符節哉箕子之言明著易直如此奈何漢儒汨之而後世諸儒欲舉而去之也然則漢儒汨之如何曰皇極者九疇之主三德五事以協於五行而休咎福極特爲其效也漢儒之病以皇極列於五事以爲六其於六極則偶合矣於五行庶徵既闕其一則增益而離析之益舋於咎益陰於罰析魚於龍蛇至於向歆父子而有異同之說宜乎後儒厭之欲舉而棄之也近世諸儒以皇極統五事庶徵合福極以應休咎固不易之說也至謂皇極建則五事皆得休徵五福應之皇極不建則五事皆失咎徵六極應之則未可也自堯舜以來雖大聖人之世或未能使皆休而無咎皆福而無極至於三代中材之主與後世之賢君其於建用皇極殆未盡也而於五事固未至於皆失也故離之而拘牽合之而泯并者皆非箕子之本意也然則皇極之統五事奈何曰觀之書

可知也正直固皇極之道也既曰剛柔矣而復統於皇極者何也用剛於弗友而沈潛之用柔於爕友而高明之故三德無非極者而於五事亦然肅乂哲謀聖極也狂僭豫急蒙不極也極於一事則休於一徵福隨之矣不極於一事則咎於一徵極隨之矣事徵之相感各緣其類福極之應則不可强合視其德之厚薄失之大小以爲所得之量數焉耳極之在五事猶沖氣之播於四時豈曰和於春而逆知三時之皆和乖於冬而遂至三時之不可以復和耶顧其所用何如耳然則漢儒言如是則五行失其性亦盡矣乎推庶徵而至下妖孽眡祲皆祥相沴之說經無所有亦可信乎曰五行之理廣大悉備漢儒未舉其一隅而況盡之乎且五行萬物之本也其寓於人者爲藏爲官爲神爲殺爲事爲常而後一身得以生其寓於天地者爲時爲氣爲日爲星爲方爲辰而後百化得以興其寓於物者爲形爲材爲聲爲色爲臭爲味而後萬類得以成至於蟲之爲蟲牲之爲牲器之爲器靈之爲靈皆此氣之寓焉者是故五行有性有氣有位有形有

材有事有味箕子之疇互見而兼該焉獨詳之於味者味所以養人者周禮備之矣人得五行之秀氣參天地而用萬物者人君又其聰明而人所賴以爲父母則夫一服食器用頻笑動靜之間已足干天地之和召五行之變而豈止若漢儒所言數條而已哉略舉其凡則以五常五事協之四時五氣如漢天文志五星之說庶幾得之而五行志之條目亦其舉隅不可廢也至於妖孽痾眚祥相沴之屬皆咎徵之類人君所賴以儆戒而正厥事者祥桑鳴雉拔木偃禾皆爲商周之師保何可忽哉吾慮君子厭漢儒之拘牽故依經訂傳譜而明之庶不因噎廢食視天人爲適相值以啟小人無忌憚之說使箕疇庶徵幾於無用亦惓惓不忘之意云爾至於洪範言五行五事之序以其生出之次而庶徵特繫諸人事而不可以次言亦箕子微意所當知者故併列之

五紀庶徵感通說

庶徵既通乎五行又通乎五事何也曰王者之五事修諸身者也本

諸五行而庶徵者五行之流散也王者之政事見於職者也應乎五紀而五紀者庶徵之所由出入也職存乎人時協乎天情在於下法在於上以人而合天治之所以興也捨法而狥情亂之所以致也通乎五事者修乎人以感乎天通乎五紀者取諸天以驗乎人其爲徵則一也位有尊卑事有詳要職有勞逸所位彌尊所事彌要尊者享其逸卑者代其勞在天在人無二理也王所省者歲會王歲之象也卿士所省者月要卿士月之象也師尹所省者日成師尹日之象也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王卿士師尹無易則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也反是則天之時失其常而物從之人之治失其序而人從之所謂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情之偏乎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法之存乎臣之證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卿士捨法守以狥民情而致亂之證也故曰取諸天以驗乎人也天者人之驗則人足以感天矣庶徵以時爲休咎時以職爲得失月之從星卿士實

感之也歲月日時之無易曰月歲時之既易亦修諸人而關乎天者也堯以曆象授時舜以璣衡齊政凡以察此而已然則洪範傳言曰爲寒温月爲風雨信乎日行有冬夏旣言日月則失行而爲災矣獨月哉然則日月之爲咎徵何以異曰吾聞之矣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師尹卿士之得失係民之休咎關天之和否如此故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然則如之何曰明乎王之道而辨乎臣之職謹乎曆數以協歲月日時之紀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人職修焉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而天工成焉如是而休徵之不應猶有極備極無之凶吾不信也曰日月之行可得聞乎曰堯典著之矣月令詳之矣漢志備之矣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不曰有四時而獨曰有冬夏何也二分陰陽之中也二至陰陽之極也寒燠之表於是乎取之其極猶不可違所行以從民好而況於其中乎舉冬夏則春秋可知矣舉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則日之為寒燠暘可觸類而推矣穆王之命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言民之欲惡何常狥其無常則艱若守吾之有常則易是故謨烈之所啟佑則日月冬夏之行也捨之而從星則亂矣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民惟卿士之從可也月而從星不可也此以庶徵告卿士之說也然則堯典月令漢曆之日星咸不同何也曰是歲差之所為也何承天知之明矣唐一行論之詳矣逆考乎千歲之上下推乎千載之後其精微不可悉合大較可覩矣周之盛也以八法治官府太宰之施法於官府也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又有宰夫以辨其八職正師司旅秩然其有序也歲會月要日成井乎其有條也考之於司會聽之於冢宰而後詔王而斟酌焉此周公念用庶徵之成法也吾病釋經者之未詳五行傳獨諄諄於五事之休咎故究其說如此

五紀說

五事八政修人事以奉天道者也故繼之以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

而治人事也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為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為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歲者也一盈一虧以為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者也一晝一夜以為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為星辰寒暑之所由推遷日月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為曆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曆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五紀之謂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所直五紀之數該於易矣賾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曆明時五紀之義易備之矣堯典一篇最詳者授時成歲之事舜之受終最急者在璿璣齊政之

法考績之典叢脞之戒則於分職亦云謹矣禹受堯舜之傳箕子發圖書之經緯其能不謹於五紀之協用耶周官之列職深切著明矣周衰官廢而天人之道晦授時之不謹至於再失閏不告朔察變之不詳至於官失其日用牲伐鼓之非禮春秋既皆譏之矣當時君子尙能占象推驗若符節之合則先王之遺法尙有存者至秦滅學而先王之道掃地後世曆家僅能立法倚數以成一家凡先王授時之政一切無有而作訛成易析因夷隩之事一聽之自趨而已至於象數變現視爲偶然者反以左氏所記爲淫巫瞽史之說而不加省亦可悲矣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豈可忽哉

八政說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五事君所以修身也五事敬則可以言政矣故八政次之食所以養民貨所以通食而濟民用養生備矣則可以報本追遠矣故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先養生而後送死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也養生送死無憾則欲其安居而樂業也故司空次之飽食煖衣逸居不可以無教也故司徒次之教有所不行不可以無弼也故司寇次之六者具自治道盡斯可以治人矣賓以禮之師以正之治人之道備矣農用八政何也主乎厚也先養之而後治之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本而後末先報而後安先教而後誅自反而有禮而後師無非厚者茲其所以爲農用也觀乎十三卦制器之義知八政之所由始焉觀舜之命九官周之六典知八政之所由傳焉觀詩之風雅知八政之所由廢興焉觀春秋知八政之所由壞焉觀孔孟之書知八政之不克復焉觀月令知八政之於秦本亡而末從焉觀王制知八政之於漢有其意而無其事焉噫古之養民何其厚而後世何其寖薄歟九官之命詳於養民而兵刑合爲一官六卿分職則本末該矣而食貨教合於一官因與創之異也兵與刑分爲二職業鉅事冗也七月公劉太王之詩不及乎刑者非無刑也無俟乎刑也刑非所以美也或以無訟稱或因事而言或思古而作則有之

矣八政之中教爲極功四者教之本三者教之餘也治道之缺自教始其復也亦難宣王之中興所以未至乎極功也教不至則刑有所不行民之訛言莫懲也教之未至也故規之雖然猶未離乎忠厚也春秋大壞矣聖人作春秋所以繼詩之美刺而存其忠厚也庶矣加富富矣加教聖人不得自行其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弟子何以不得已而去爲問春秋得無作乎孟子之言於齊梁滕者王道之本也故不及乎司寇賓師之事不忍其罔無恆產之民陷溺而糜爛之也始乎食終乎兵參之以信八政該而存矣孔子爲羣弟子言萬世之論也始乎食終乎教孟子爲時君言救民之術也所謂不得已而去兵者如是而已月令秦之書於教蓋略其本歷矣況月令所言者秦蓋未烝行乎襄公秦之始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詩人何其見微哉漢唐君臣獨諄諄乎呂氏之令先王之入政宜其不復也王制一篇剌六經而作雖其次第或與洪範異而八政亦粗舉焉惜乎又不見施行也

圖書卦章說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儒謂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凡九疇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劉歆以爲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經緯表裏之言則然謂羲獨則河圖禹獨法洛書則偏矣偏取圖書以分卦範則所謂經緯表裏者歆猶未盡知也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事不經見然圖書皆出作易之前是說未可據信也今以易範考之則河圖洛書易範兼取之矣河圖之數四十五四象也四象奠方八卦成列而居中以貫之者五也洛書之數五十五五行也以奇生者以耦成以耦生者以奇成而得位以合之者亦五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易之取河圖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易之取洛書也總其凡則自一至九其數四十五範之取河圖也總其目則自行至極其數五十有五範之取洛書也易之中爻範之皇極則貫象數而通之者中而已河圖象也天五錯綜而地十之數隱

於錯綜之間洛書數也天五有合而地十之數顯於有合之際隱顯不同而土之爲十五者常自若也然則大衍之數五十者何也會隱顯而通象數者也圖顯其十書隱其五參天兩地隱於術數之外而顯於生爻之中聖人所以則圖書而妙象數也圖顯其十聖人顯之乎書隱其五聖人隱之乎聖人而隱顯是數也聖人鑿矣五數之中也五行備矣十數之合五之行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五十而衍數立矣聖人安能隱顯之能知之能用之而已大衍通於範乎五行隱而皇極虛斯大衍之數明矣五事而次皆曰用初一曰五行不言用大衍之義著矣月令河圖之數也故土藏十主盛德言故四象舉成以見生土之盛德也不以成數言者十非土之盛而分寄於四象者也按玉海載原註春八夏七中央五秋九冬六 聖人之則圖書也以畫卦以陳範妙極天人之蘊而其緒餘則畫井田原註八家皆私百畝井居中三三爲九以一役八制軍法原註陣法四頭八尾中爲握奇奉時令咸出於此然則聖人之觀象倚數意可知矣況寓其神智於蓍卦吉凶與民同患者大衍之數也其可以私意鑿哉

紀氏昀曰朱文公易本義易學啟蒙所載諸家之說皆以證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河圖授羲洛書錫禹之分也劉牧之說考之經傳既無左驗托言出于希夷則康節之學非出于希夷乎何爲而不同耶今悅齋此書獨主劉說豈考亭之書是時方成悅齋偶未見耶抑以好惡不同而偏有所主耶其自爲說則又謂圖顯其十書隱其五則十之爲圖固矣

卜筮說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大矣有所不能而聖人實成之聖人之聰明固高於天下而不敢自用其聰明明則有人謀幽則有鬼謀謀無不盡斷而行之則固在聖人故百姓之與能舍聖人亦無所歸也洪範之有稽疑其以此哉夫五事修於已八政施於民五紀協於天皇極建而三德乂人事可謂盡矣理有未易窮變有未易應明而人謀不能無疑將遂行之乎疑謀之成其害實大將遂不行乎勢有不可不行者聖人於此乃始決之於鬼謀人心之與鬼神本無以異知覺有先後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大人而已故人心之不同不若鬼神之德於吉凶爲審也鬼神猶不可斁矧可度乎而吾何以通之天地之生人物固將以通神明之德也天生神

物聖人則之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而非聖人莫之能用也聖人用蓍龜以爲卜筮立之官守爲之法數然後吉凶可得而審矣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有如曹人之貨晉筮史齊史之阿崔子甚而若漢之邱子明者疑可得而稽乎既立其人則法數在所謹矣龜不離乎五行故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卜用五也蓍不離乎四象故曰貞曰悔占用二也稽疑凡七則皆以衍忒也龜有體有色有墨有坼卑者之占愈詳稽疑所言則其氣色而已易有卦有爻有象稽疑所言則卦而已舉其一而可以類推也得時得數得方得位得姓莫非衍者失則忒矣秦遇蠱得時也晉遇復得方也文公遇大有得位也趙鞅得水適火得姓也穆叔之繼莊叔得數也觸類推之得皆衍而失皆忒也然而象數之變無窮非一智之能盡聖人之法吾皆不可廢也傳之名有其人則立時人作卜筮可偏乎哉兆有三兆易有三易故卜以三龜而筮以三易則占者固三人矣三龜而習吉如周公之金縢不然而皆不

吉其從何疑三者有所未同則從其重可也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之用卜筮有常事焉有非常之事焉祀之牲日冠之日賓主之宅死之葬居之鄰家之宰師之御右致師嘗之卜芟獮之卜戒社之卜稼若此之類皆卜筮之常者故龜有八命筮有九筮官司之守在周禮詳矣於左氏備矣其大者君或臨之要皆常事而已稽疑言王者大法豈言其常者哉所謂大疑則周禮之大詢所謂國危國遷立君者是矣王者之於大疑豈遽舍人謀而從鬼謀哉先之乃心次之卿士次之庶民然後及於卜筮禹謨之所謂官占可考矣使立君而皆如禹國遷而皆如作洛行危事而皆如伐商則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斷可必矣詢國遷如盤庚之治亳詢國危如周公之東征吾得無權哉故五占從其多而以龜筮為主則雖如商周之卿士庶民小有不同終亦可以獲吉而邾文公之遷繹雖不利於君尚不失為知命也龜蓍之神物一也龜天產而屬乎陽蓍地產而屬乎陰故古人有短長之辨而周官有後先之用故龜從筮逆猶

可以作內龜筮共違於人則靜吉而作凶稽疑主乎卜筮卜筮主乎龜蓍故也然聖人之爲卜筮以稽疑也不疑何卜晉立驪姬崔娶棠姜雖不卜知其凶矣然卜而皆驗以是知受命如響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天下至矣卜不可違故違卜不祥卜不可瀆故卜不習吉卜筮不相襲卜不可以非所宜故易不可以占險春秋之際猶可驗也然春秋之際卜筮之法數猶存而稽疑之意乖故違者瀆者卜非所宜者以卜爲市假卜爲詐者靡不有之洪範之道晦周官之職廢矣然當時賢者尙多祿仕於卜史之中其占驗皆若符契自秦滅學而疇人子弟分散三兆之書遂亡周易僅存而後世術數淺駁莫能明古人之法遇艮之八坦然著明而學如杜預尙不能知遂使范甯謂左氏失之誣而柳宗元非國語肆爲無忌憚之論夫以卜筮者尙其占乃聖人之道而稽疑九疇之一也其庸可廢乎至於占夢眡祲亦卜筮之助也特職之有官大人占之可也召故老而訊之則非矣雖然稽疑者盡幽明之謀而斷之在聖人若乃發言盈庭我龜旣厭

不敢告猶則非所以爲稽疑矣然豈有他哉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故臧者違而不臧者依矣盤庚大誥之書則程于先民而經以大猷者也然則王者之稽疑可不監盤庚周公而戒幽王哉吾以近世之談易者略卜筮言書者昧然於稽疑故以易範周官參考之而摭左氏之遺法以存其梗概云爾

悅齋文鈔卷五

宋　金華　唐仲友　撰

祀天說

先王祀天之禮見於經傳甚明而諸儒異說矛盾制始不明惟參考而公取之則坦然可舉大抵常禮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也變禮有旅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有告有用牲稽經可歷考也夏正之月祈穀于上帝詩之噫嘻郊特牲之迎長日春秋書郊左傳啟蟄而郊是也夏祈穀于上帝詩之噫嘻月令大雩帝春秋書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季秋大享上帝于明堂詩之我將月令之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冬日至祀天於圜丘詩昊天有成命大司樂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冬至之日登觀臺以書雲物（按帝王經世圖譜無冬至之日以下廿一字）以禮器因吉土以享帝于郊是也兆五帝于四郊則小宗伯所掌月令迎氣是也此則歲凡九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矣然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說出於讖緯不攻自

祓矣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若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禋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肅之爲說又不通矣參而取之一天六帝歲有九祭常禮之不可易者也若其變禮則大故有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禮器大旅具矣是也師役有類造肆師類造爲位泰誓類于上帝是也旅陳類聚則合上帝五帝而一祭焉者也大烖有禱祠肆師禱祠于上下神祇雲漢上帝不臨春秋大雩書旱之類是也巡狩則有柴望舜典至於岱宗柴詩時邁禮器升中郊特牲適四方先柴是也至於軍（按帝王經世圖譜軍作禡）有肆類伐有告革命有柴作邑有用牲亦事天之變禮也就陽故於南郊因天故於圜丘至敬故掃地燔柴故於泰壇此冬祀祈穀之所同也蒼璧牲幣放其色樂以圜鍾爲宮所以禮之也四圭有邸牲用騂樂奏黃鍾所以祀之也大圭素車大裘陶匏稿鞂蒲越犧尊疏布冪樿杓太羹用犢貴誠質也鎭圭玉路太常璪有十二旒袞冕畫布冪犧或則天數或明天道又以致其文焉夫事天之

禮豈一而足哉先儒以圜丘蒼璧爲冬祀南郊四圭爲春郊大裘無旒乘素車被衮爲魯禮祭天無祼不用彝皆考之未詳者也禮神之牲幣玉則燔之祀神之牲玉則薦之降之而後禮禮之而後祀祀南言其方圜言其形大裘而冕則被衮矣素車玉路乘之各有時亦兼文質而已秬鬯以事上帝大旅陳奠彝則雖無祼酒猶設彝故酒正言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而冪人疏畫亦通祭祀言之爲可考矣大旅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昊天上帝亦張設之可知矣大報天而主日故典瑞言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掌次言朝日祀五帝則用於郊祀可知非實柴圭璧之祀矣祀五帝沃尸盥則郊祀有尸矣然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則尸乃配侑之尸歟魯之所用郊雩也其見於經傳則詳矣郊用夏正魯於四月失禮也雩用龍見月令於仲夏秦書也明堂兼饗五人帝侑以五官主於宗祀故於堂室而禮文於郊祀詩有牛羊似與用犢不合蓋配侑之太牢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則帝之牲與配牲各有不同矣郊配以

稷明堂祀文王考之詩孝經明矣鄭以禘郊祖宗皆爲配天以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后稷所配皆爲感生帝於經未有考也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則吾嘗聞之學者當信經讖緯不足惑也禮天地兆五帝器宜有七而六者兆于四郊則從四方之色而已古祭天之祀一歲已九又有變禮非王者所盡行則有攝位之禮矣禮莫重於祀祀莫重於天故卜日誓戒具脩皆致其嚴大饗不問卜者不偏問五帝云爾太宰言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非不卜也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饗是也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狩柴望是也常禮則備變禮則略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類造禱祠柴告則又略於旅矣有故則旅故存奠彝厥樂器豈非以其凶災耶類或用於禪或用於師柴或用於狩或用於軍其禮一也旅掌於大宗伯類造掌於小宗伯則其隆殺可知告與用牲則又其略矣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大雩豈爲得禮乎自郊徂宮則雩其旱禱之先歟作樂於豫享於鼎立廟於渙均是事天而所因之時異

也唯聖人為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則苟盡其事天饗帝之道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祀地說

王者父天母地奉祀之理宜均而周禮宗伯無祭地之文以經考之祭天之禮一歲四行而祭地獨行於夏日至何其詳略之不同歟蓋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地之於人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王者之於地也親之其祭之若簡為有社焉周禮之稱地示有五曰地示曰上元曰大元曰后土曰社為名不同而皆祭地之禮也祀天之禮雖諸侯不得僭而社通於庶民尊親之別也祭地之禮等於天者惟夏日至之一祭與大裁之禱祠社則降殺矣周禮於祭地所載獨略以太宰大宗伯推之則凡無異文者大抵同於天也神州之說出於讖緯鄭氏述之以經有牲玉樂舞之異文離而二之不知禮神祀神同在一祭而方丘奏樂泰折瘞埋同在北郊之地初不可析而二之也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社

所以神地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以社配帝又以配郊又謂之神地道則社之爲祭地而以親地下達於民豈不明哉然則宗伯之不言祭地舉社稷而見之同乎血祭又可知矣何必牽合讖緯爲神州之說乎巡狩至方岳有柴望無祭地之文蓋大會同大師皆立軍社又宜於社而後行社主常在軍不待所至而祭亦尊天親地之義也先儒論合祭大抵以宗伯無祭地之文與柴望不及地爲據是未知古人之祭社通於祭地也

社稷說

先王之於地也親之親之故有社焉有社故有稷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人非土穀不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親而事之不嫌於下達而禮則有隆殺焉祈於耤田蒐於仲春報於秋蜡於冬天子之禮也而諸侯大蜡之禮則殺民社則春秋之祭而已天子諸侯社有三而勝國社與焉其二以盡祈報之誠其一以示鑒戒之義禮不嫌於

數祀不嫌於廣皆親地之義也於市則有市社於軍則有軍社烖有類故有彌行有告宮有衈行裂獻凱無時不在又禮之變者也諸侯之封胙土于社行則告師則奉以行而專以保社稷為孝亦親之而已矣曰大社王社曰國社侯社曰置社名之殊也王具四方之色其廣五丈諸侯各以方色其廣半之制之殊也太牢少牢犧羊牲之殊也咸池帗舞樂之殊也天子歲四諸侯三民社二祭之殊也其親地同而隆殺則有禮也王之南鄉答陰也常禮用甲日之始也乞或用戊之吉而已常祀以牲幣天災則有幣而無牲事之宜也希冕大罍于其質而已牲用黝報則用特陰之類地之色也應鍾靈鼓地元之樂也田主田祖也社主以石木以所宜因其產也周人以栗以所宜無他義也宰我鑿之曰使民戰栗故夫子不取焉古祭必先田而社田畢作君親誓以習軍旅如齊觀社蓋觀齊之軍實內政變周昉乎此矣仲春火弊獻禽以祭社而出火以季春先火田而民咸從之也郊特牲言出火而後誓社意其非周制乎而亳社則周制也註以為

誤闕疑可也社在雉門之右耤田而祈社稷非曰社在耤田也社所以神地道稷所以祭百穀而曰獨祭句龍棄者王肅之偏見也日食伐鼓于社抑陰諸侯伐鼓于朝似未統乎君自責以尊太陽也用牲伐鼓魯之失禮且僭也水而鼓用牲則又甚矣謂伐鼓責上公諸儒之鑿說也勝國之社屋之陰訟聽焉刑官爲之尸皆陰之義所以別周社也周之亳社勝國也宋亦亳社雖商後而封於周不得自私其社也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係於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民祈報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於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於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於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涖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己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

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嘗禮之未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末舉則郊徂宮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之先王其於豐凶之際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先儒未有深明之者以棄易柱則當以禹易句龍或曰禹王禮不可祀以公或曰商不可以配禹於社是說非也聖人無私心禮無定尊后稷周之祖而奉以為社宋商後而立亳社何嫌之有夏社之不可遷其以勝國之故乎夏社之在商猶亳社之在周也禹之不可配夏社而三社之不可二配也明矣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古者兵出於鄉遂邱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車戮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別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為羣姓立者公也自為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於二十五家之里社大割祠于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事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

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新之辨如此

彝尊說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羃人祭祀以疏布巾羃八尊以畫布巾羃六彝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大抵古之祭有明水鬱鬯五齊三酒明水鬱鬯實於八尊每祭用二尊而兩之尊皆有罍合而為八尊按經廳錄載原註如祠禴戶閒用兩獻尊堂上用兩象尊合堂下四罍為八烝嘗禘祫視此蓋分而言之則曰彝曰尊曰罍合而言之則彝與罍皆得謂之尊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是彝得謂之尊也又曰夫人東酌罍尊是罍亦得謂之尊也司尊彝

每祭四尊而皆有罍則酒正之八尊合尊與罍言之蓋可知也泛齊醴齊盎齊緹齊實於四尊沈齊三酒實於四罍其設之則明水鬱鬯在室泛齊醴齊在戶盎齊緹齊在堂沈齊三酒在下故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緹在堂澄酒在下澄酒卽淸酒也舉元酒則見鬱鬯矣舉醴則見泛矣舉緹澄則見沈齊事酒昔酒矣其位則明水泛齊盎齊在右鬱鬯醴齊緹齊在左沈齊三酒之位亦自右而左焉特牲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是其序也隨其祭之所用則雞彝斝彝虎彝皆實明水鳥彝黃彝蜼彝皆實鬱鬯獻尊著尊大尊皆實泛齊醴齊象尊壺尊山尊皆實盎齊緹齊罍皆實沈齊三酒可知也其巾則尊罍皆用疏布彝皆用畫布蓋明水設而不酌貴本而已鬱鬯酌而不飲貴臭而已故彝皆以畫布冪之質必被之以文也五齊三酒酌而用之者皆以疏布冪之文必本之以質也是禮也大祭中祭小祭皆備設之特與其酌數器量而已故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也蓋古之大祭祀凡九獻而二祼加爵不與焉王及后各四諸臣

一祭之正也王后酌在戶在堂之四齊諸侯爲賓酌在下之沈齊尸酢王以清酒酢后以昔酒酢賓以事酒而尊卑之義明矣其二祼以鬱鬯其加爵以三酒而質文之義合矣其酌之也鬱齊獻酌則酌以獻神也醴齊縮酌則以茅縮之也盎齊涗酌則涗於清也凡酒脩酌則洽之也泛與醴同用於朝獻緹沈與盎同用於饋獻則其酌亦同歟五齊獨用於尸三酒則兼用於酢故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而已三酒則貳焉貳謂副益之也其益之也視其用之多寡故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詩曰醴酒維醽酌以大斗蓋古之用酒也必有大器以盛酒醴設於八尊之外然後以大斗酌之實於尊焉三貳者四酌之也再貳者三酌之也一貳者再酌之也其酌之多寡抑又有數焉三酒有二五齊不貳而曰齊酒何也蓋分而言之則曰齊曰酒合而言之則齊亦可謂之酒坊記曰醴酒在室賓其讟也用五齊尊者濁而卑者清於其質也用三酒尊者清而卑者濁於其美也先明水而鬱鬯次之五齊又次之三酒又次之由室中至於堂下

先道而後事先古而後今先尊而後卑之義也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其說盡於此矣吾以三鄭杜子春崔靈恩賈公彥聶崇義與王安石陳祥道陸佃之說考之無一合者蓋不以經文爲正而附益穿鑿以失其本旨故互有得失而莫之能通記曰凡尊皆上元酒謂凡用尊則以明水爲上而已非謂每尊皆加之以明水元酒也鄭氏執五齊皆加明水之說是以司尊彝所用之尊罍不能備五齊之實遂變其說曰惟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崔靈恩又從而廣之曰祫備五齊合十八尊禘用四齊合十六尊時祭用二齊合十二尊聶崇義祖其說於六尊圖亦曰一實明水一實醴齊一實明水一實盎齊是皆經文之所無而臆爲之說者也經稱凡祭祀則初無大中小之別也司尊彝於時祭禘祫同用二彝四尊四罍初無十八尊十六尊十二尊之說也彼見特牲之戶西少牢房戶之間皆有元酒故謂五齊必以元酒加之殊不知天子諸侯奠用鬯故元酒在室卿大夫以下奠用醴故元酒在戶烏得以卿大夫之禮而推天子之禮哉陳祥道牽於

西酌犧象東酌罍尊與夫人薦盎之文乃謂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盎以下也若然則罍當有六與犧象四合爲十尊不得止謂之八尊矣蓋夫人薦盎與東酌罍尊本不相因且君夫人則諸侯之禮也禮記所言又雜有虞夏商周之禮焉皆司尊彝之本文而取諸侯之禮以爲王禮之證吾未見其可也陸佃圖五齊三酒之位自室至於堂下其尊十有八尊之外加以明水元酒二尊其位則室戸二尊而在堂在下皆三尊焉考諸經文亦莫之合六尊六彝既分用於時祭禘祫之禮則室中之二尊當以何尊乎且司尊彝所用止於四尊罍爲諸侯之所胙則陳於堂下可知今也五在上而三在下是五尊而三罍也於司尊彝所言又不合矣蓋其說起於以元酒明水爲二物而不知舉澄酒足以見事酒昔酒沈齊故數既不合而位亦舛矣周禮有明水而無元酒則明水即元酒也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鑑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大司寇奉其明水火皆言明水而不言元酒則明水元酒之非二物可知也鄭

特牲言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尙非以元酒明水爲二物也加于齊
則謂之明水加于酒則謂之元酒大夫士之祭蓋有不用五齊而獨
用三酒者也今其說曰元酒在室則明水亦在室可知是離元酒明
水而二之也其圖則合八尊而爲十更於經無所見矣是不知明水
之先於鬱鬯而實之彝也沈齊賓之所酌故不在堂而在下今也列
之於堂則象尊壺尊山尊皆當用三而虛其一罍可也若實諸罍而
厠諸六尊之列則名義兩乖矣而可哉王安石謂八尊者設而不酌
司尊彝之罍則設而酌之於經既無所考又謂大祭三貳中祭再貳
小祭一貳皆爲所設之副尊果如其言則大祭祀之所設所酌共爲
尊彝四十有二矣先王之爲禮不若是之繁也陳祥道及禮圖駁議
皆用設而不酌之說又益之曰祼以一彝盛明水一彝盛鬯獻以一
尊盛元酒一尊盛齊則鬯常上明水齊常上元酒是又指元酒明水
爲二物而加之以臆說也且玉藻曰凡尊皆上明水而不曰上元酒
則明水之與元酒決非二物何別於鬯齊哉鄭氏於幂人謂六彝獨

用於宗廟亦未然也至尊雖無祼然大宗伯于祀大神祭大示涖玉
鬯記言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鬯未嘗不用於天也特陳而不灌耳
彝尊之數必無異於宗廟也今故合諸家之說而取其長一彝實明
水一彝實鬯明水即元酒五齊不貳三酒有貳王后酌四諸侯酌一
與室戸堂下之位皆用鄭氏說諸侯爲賓酌沈齊與三酒之用從崔
靈恩之說凡祭皆用五齊三酒用陳祥道說其酌用王安石說惟八
尊之實與其陳數及巾冪之用盡去諸家之說專以經文爲正

明堂說

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尙略可考諸儒各執所傳聚訟而不
通起於考工記之經文質略大抵舉隅互見亦考之未精耳本朝李
泰伯作明堂定制圖删摭諸家異同考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
說較諸鄭康成蔡邕李謐聶崇義爲近矣而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
盡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修不等一不可也
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科鐘磬彝尊在

堂自簷之內爲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來祭而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聽之不亦陋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修廣崇高略須相稱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高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咸在明堂獨褊其南北此爲何意四不可也牕闥設於堂之前楹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戶牖設於室之四面二筵之中尙可酧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於考工必以爲十二階朝位止在於應門而必虛設皐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間是尊己而卑人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夏商崇三尺周崇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未始改也夏之堂修二七則四面之堂各修七步矣廣四修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而虛其二則四堂之修均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十二尺也九階者四堂二而太室一也四旁兩夾牕者八牕而四闥室中之制也白

盛白綴牖也牖白綴則戶亦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也夏后之制儉矣五室合方二十四步堂修止七步可以無重屋也商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商謂之重屋者始重屋也堂修七尋與堂修二七一也夏舉其二面商言其一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於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不崇一尺明矣康成臆說也禹卑宮室然而致孝乎鬼神其不褊明堂之制決矣商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陛九尺則基四尺有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遽三倍於商人明矣四阿所以為上圓也重屋所以為四阿也周人明堂明堂之名舊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商人廣修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即廣四修一也南北七筵即堂修二七堂修七尋也堂崇一筵則再倍於商矣五室猶夏之五室也凡室二筵即三四步四三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妄分以為宗廟路寢明堂而紛紜之論起矣堂各居十二辰之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四

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耳而謂五室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內則又先儒之失也今據考工爲本參以月令白虎通於國之陽晝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爲五室每室方二筵積三十六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爲總合八牕子午卯酉所虛二筵開四闥總謂之太廟中央四隅爲五室縱横數之爲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崇於堂一筵前爲一階以通明堂太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筵占地修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筵修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爲重屋横六楹以爲五間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間二牖一戶太廟徹其前凡一堂爲九戶十八牖三面之堂亦如之四堂八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面各二階與太室合爲九階堂之四隅以爲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二門堂各有室居門堂三之一外爲應門雉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戴禮白虎通制度無一不合計其室堂門庭之修廣不儉不侈可以遵用以是爲天子布政之宮以聽

朔視朝而饗帝於其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乎月令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折東西南北之筵而褊陋不足以容朝祀之禮宜其紛爭而莫之決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禮可行故於是合饗昊天五帝於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坐於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扆於明堂自三公至九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之詩與樂記孝經之說是矣謂明堂獨祀五人帝而不及天不知我將之詩者也謂明堂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上帝明矣謂五室各設於明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於何室昊天祭於太室則五帝與配位必非二筵所能兼容況夏室度以步耶故爲之重屋以設昊天配帝之位於其上所以尊天異於五方之饗也奠方而五室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者所以容五帝之座而便於周旋執事也祭天特牲而詩曰維羊維牛則配座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見於郊丘矣文王配上

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者爲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爲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文王旣配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鑿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考之未詳耳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感生緯說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玆所以爲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敘契至於阿衡其爲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爲郊則祖宗不爲明堂審矣況祭法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堂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耳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於是時告黃帝于太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明矣於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嘗行之位愈近者益尊鄭氏以九采爲九牧非也門內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門外鎭服也四塞卽番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於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謂明堂太廟辟雍

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於大戴禮言外水爲辟雍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耳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太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太室上圓下方外水則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太廟而於是祀文王複廟重簷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明堂亦謂之路寢猶宗廟謂之太廟四堂及五室亦皆有太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太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異名（按玉海九十六卷引此篇名作衍說）同制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路寢（按衛氏禮記集說七十八卷引此篇無路寢二字）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爲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起

學校說

人之情富不可以不教不富不可以教先王之於民養之閭井而教

之學校先後有序終始相成慮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也慮其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也學校因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法是用久化是用行學之時義大矣哉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易曰正其本萬物理故建師儒以教民也而必先以媺詔王掌諫王惡立內宰以教嬪御也而必先以陰禮教六宮自上而下自內而外在易有之觀與家人是也官府次舍王衞王宮而糾其德行教之道藝者不廢游倅以待太子之用而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之爲務不忘於習坎犯難之時尤謹於顛沛造次之際在易有之坎兌是也貴者猶學賤可已乎於變猶學常可已乎是故幼之爲小學壯之爲大學內之爲國學外之爲鄉學教法布於都鄙命教達於諸侯無一學之不建無一士之不勉其效至於兵寢刑措帝王教化之極功也大學之道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故自六歲至於二十其學爲有序自名數至於禮樂其業爲有漸立之師保聯之朋友則易之漸進升積童蒙兌說之義也

政之四惡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故
自月吉至於正月之吉其讀法有時自司徒布教至於鄉吏之所治
其糾戒有素勸之以司諫防之以司救則易益之遷改噬嗑之明勅
之義也不旌則善無以勸不別則惡無以懲故德行道藝書考之旣
詳則繼之以賓興論辨慮其猶有遺也則詢以鄉射明其有功屬其
地治衺惡過失誅責之不悛則待之嘉石圜土猶不忍終棄也故能
改者出之有時其久不過於三年而舍此易大有之遏惡揚善噬嗑
之小懲大誡也按唐氏經解錄載原註糾戒誅罰之法王制所載與周禮異周禮寬而王制嚴當是商制漢博士約以爲法
勞而不逸則必怠能而不孫則必爭故爲之養老鄉飲以逸其暇
而禮因寓焉爲之齒胄鄉射以教其讓而能益以章焉此易需之宴
樂頤之節愼損之懲忿窒欲節之制度數議德行也萬民教於鄉胄
子教於國天子曰辟雍五學具焉而小學二諸侯曰頖宮四學設焉
而小學一尊卑貴賤之等著矣易履之辨上下者如此出師則受成
於學以定其謀振旅則以訊馘告而歸其功羣醜於是乎屈好音於

是乎懷文武威德之道全矣易之所以眾正者如此其立學兼四代之制其建學以成均之法其養老則讌食饗脩而兼用之聞不厭多制不厭備易之大畜多識前言往行者如此邦國都鄙教法之不殊內外尊卑學制之不一不以異廢同不以同害異易之同人類族辨物未濟辨物居方者如此六鄉之吏教於鄉師保教於國總之者大司徒樂師教其小大胥小胥分其任總之者大司樂官正教於王宮內宰教於后宮總之者小宰司無退弃官無相侵易艮之思不出位者如此養老鄉射以春秋飲射以蜡大比以三歲大成以九年讀法書考歲月日時毋易羽籥干戈讀書學禮與四時合其序民用不忒事用不悖易革之治曆明時者如此德必實之以行藝必根之於道敬以承其聲舞以動其容華實相赴本末兼備易之蒙果行育德小畜懿文德賁觀人文者如此資富能訓惟以永年則仁壽以此躋內睦外尊養老乞言則福祿以此成長育人材天下喜樂則太平以此保養備動時故天不能病人才眾多故辟王可以兑易之泰財成輔

相既濟思患豫防者如此建一物而衆美備其學校之謂矣後世崇儒之君間有興先王之教者不過爲飾治美觀而無先王教化之功者豈惟其思慮之不精稽考之未詳盡失其本矣有臨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然後有親之省方觀民設教故曰物大然後可觀不富不可以教也有井之養而不窮不可無革之大人虎變故曰井道不可不革富不可以不教也先王之經不全漢儒之說紛錯故詳著其制以備富教斯民者擇焉

八統說

周禮以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其所掌凡十事詔王者二焉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其書在司書小宰司會太府太史或貳或執或兼或分蓋皆有司之法守也八柄雖以詔王其法亦在內史至於八統九兩皆不見其典籍之所藏獨太宰掌之乃知周禮非獨法守之書冢宰不止作而行之者也法固治天下之具也然必有道以揆之有人以行之揆法之道八統是也他有司之不得參焉

國宜而亦非典籍之所能盡也顧行之者如何耳八統詔王與八柄同而所以詔王之意與八柄異柄以執言操乎此而加乎彼威福惟辟之意也柄在於上而臣之進退遲速惟吾之聽如六轡之於馬也故曰馭羣臣雖然八柄未離乎法也法加於其所及而不能加於其所不及故足以馭羣臣而未足以馭萬民於是有八統焉統之爲言貫也率於上而從於下上行之而下效之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玆其所以爲統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太宰特詔之而行之者王之躬親也王道始於親親故者親之推也達於進賢能與庸賢之次也能者不必賢庸者不必能貴則以爵而已吏則以勤而已故又次之而以禮賓終焉親不可疏則親之故懼其狎也則敬之賢難進而易退能達所長則無功功者人之所忌故進之使之保之各適其宜焉貴當尊者也吏賤而易抑者也尊之達之或從其當然或慮其不然也賓非一等以情接之則厚薄無常而責望易生禮情之節文也無施而不稱隱之心而安施諸人而饜可守而常行

者也禮賓者以禮接之之謂也王親親則民亦親其親王敬故則民亦敬其故王進賢則民敏德王使能則民進藝王保庸則民興功王尊貴則民敬上王達吏則民服勤王禮賓則民好禮行之於此應之於彼斯之謂八統也吾觀於詩於二雅之廢興未始不由於此凡文武成王之所以垂統持盈者皆此道之興也小雅之所以盡廢而四夷交侵中國式微者皆此道之廢也宣王之所以中興而未免乎箴規誨刺者皆此道之大醇而小疵也幽王之所以大壞而東遷之所以不復者皆此道之遂亡而春秋作也九兩之繫民則亦維持此道而已此道雖王之躬行而太宰獨以之詔王其教民之目則散見于司徒凡以達此統而施之民至於八者不幸而麗於法則有八議之辟專掌於司寇又以輔此統而全之斯則有司之法守也予思言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大抵與此統相表裏而祭統之十倫蓋宗廟之中一祭祀之間而八統大略具焉則王之所行與冢宰之所詔何適而非八統者斯固法之所不能拘而常之所不能盡宜乎太宰之有其

凡目而典籍不見於他官也故曰八統者揆法之道也夫八統豈王者私術哉蓋天之降衷於人固有是八者之心矣仁義之端所以為親親敬故也智之端所以為進賢使能保庸達吏也禮之端所以為尊貴禮賓也無是四端八統不立無是八統四端不充民心所無而欲強之使從雖家至戶曉日撻而求其聽亦不可得矣烏得謂之統哉斯統也自堯傳之矣親睦九族繼之以平章百姓終之以協和萬邦八統之序也是謂始於親親終於禮賓而自敬故至於達吏皆平章之目也天子之賓諸侯為大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治人之道盡矣故可以協和萬邦而八統終焉

鄉八刑說

孔子告冉有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者具則王道成矣曰兩曰保息曰本俗所以庶之者至矣則有職事荒政土會土宜土均之法以富之既富矣則有八統三物十二教五禮六樂以教之教之既至猶有不率者然後待之以刑鄉八刑是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郎

此刑也在我者既極其至然後責其在彼故教行而民不犯堯之命三后舜之敘九功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卽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至於皐陶之刑不在三后之列乃周司寇所掌非司徒之教刑也以弼五教而已後世先王之典廢獨其刑法存耳望民之富庶而不犯於有司難哉庶富教之事其大綱皆總之太宰司徒而謂之天地官者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作民父母者其事莫先於此故以天地名官而四時之官分職以佐之耳雖然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自九職以下皆有司之事獨八統詔王馭萬民者行之於上效之於下王之事也太宰特詔之而已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其八統之謂歟司徒之教而必糾之以刑禁於未發之謂豫也噬嗑之初六曰屨校滅趾无咎其鄉八刑之謂歟至於何校滅耳以麗於司寇之五刑則無及矣故詳其庶富教之次第終以八刑以見周家忠厚之實云

明刑弼教說

聖人之有刑將以愛民非以殘民將以輔教非以害教是故立之欲其嚴也禁之欲其漸也議之欲其熟也行之欲其當也臨之欲其哀矜處之欲其忠厚也有間之當去不免於用獄不明勑之是罔民也使民觀刑象狥官府以木鐸五禁五戒左右先後之是謂立之欲嚴易之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是也小懲大誡小人之福於蒙之極而擊之不若於蒙之初而發之滅耳於間之終甯其滅趾於間之始故平之以嘉石而教之以圜土是謂禁之欲漸易蒙之初九發蒙利用刑人噬嗑之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是也情與法適相當心與迹不相戾猶必盡心也殆於疑乎聽之於衆稽之以貌明啟刑書而胥占之無簡不聽衆疑赦之是謂議之欲熟易之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是也過者疑者重而適輕者恩義之所當恤者舍之則仁刑之則害仁吾故宥焉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是也故者不改者輕而適重者亂政而疑衆者刑之則合義舍之則害義吾有刑殺焉易之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是也合是二者是謂刑之欲其當也兩造兩劑以禁獄

訟自吏至王皆參聽之非不明愼於用刑也然士之治自旬至朞皆有期日而又有肺石以達窮易之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是也三后成功不廢堯之哀矜九功惟敘不從舜之寛簡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君臣都俞大抵厚於自反而薄於責人易之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是也茲數者恤刑之道也猶不敢以道之得廢法之修五刑有服五服則三就五流有宅五宅則三居刑有重輕罰有多寡所以爲當其罪也野刑不以施於鄉軍刑不以施于國宮刑不以施于官所以爲適其宜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法有權所以爲得其情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以爲合于時也既訊之羣臣又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所以爲稽于衆也罔攸兼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所以爲各得其職也本末兼備人法兩盡如此是以能久用三德而明德愼罰囚蔽開釋皆至於亦克用勸也一毫之有愧於昔人吾甯過於厚無過於薄則禹之泣罪穆王之訓刑漢文之除肉刑殊時而同道異德而同心

者歟

悅齋文鈔卷六